列傳 叛逆

高麗史

六十三

共六十七

康兆

李資謙

妙清

鄭仲夫

李義方

李義旼



列傳卷第四十　高麗史一百三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叛逆一

孔子作春秋尤嚴於亂臣賊子及據地以叛者其誅死者而不貸所以戒生者於後也夫人臣忠順則榮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於後叛逆者未有不脂潤鼎鑊赤其族而覆其祀者可不戒哉作叛逆傳

桓宣吉

桓宣吉與其弟香寔俱事太祖有翊戴功太祖拜宣吉馬軍將軍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宿衛其妻謂曰子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大功而政柄在人可不懊乎宣吉心然之遂陰結兵士欲伺隙爲變馬軍將卜智謙知之密告太祖以跡未形不納一日太祖坐殿與學士數人商略國政宣吉與其徒五十餘人持兵自東廂突入內庭直欲犯之太祖策杖

立厲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至此豈非
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宣吉見太祖辭色
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及毬庭盡
擒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追兵殺之又
徇軍吏林春吉者青州人與青州人裴忩規季
川人康吉阿次昧谷人景琮謀反欲逃歸青
州智謙以聞太祖使人執訊之皆服並命禁
錮唯忩規知謀洩乃逃於是欲盡誅其黨青
州人玄律奏景琮姊乃昧谷城主龔直妻也

其城甚固難以攻拔且隣賊境若或誅琮襲直必反不如宥以懷之太祖欲從之馬軍大將軍廉湘進曰臣聞景琮嘗語馬軍箕達曰姊之幼子今在京師思其離散不堪傷情況觀時事亂靡有定會當伺隙與之逃歸琮謀今果驗矣太祖大悟便令誅之

伊昕巖

伊昕巖業弓馬無他才識見利躁求事弓裔以鉤距得見任用弓裔末年將兵襲取熊州

因鎮之聞太祖即位潛懷禍心不召自至士卒多亡熊州復爲百濟所有韓粲守義刑臺令閻萇與昕巖比隣萇知其陰謀具奏太祖曰昕巖弃鎮自來以喪邊疆罪實難原然與我並肩事主情分有素不忍加誅且其反形未露彼必有辭萇請密令伺之太祖遣內人至萇家從帳中候之昕巖妻桓氏至廁謂其無人旋巳長吁曰吾夫事若不諧吾受禍矣言訖而入內人以狀聞遂下獄具服令百僚

議其罪皆曰當誅太祖親讓之曰汝素蓄兇
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撓昕巖
流涕而已令斬於市籍其家不問黨與

王規

王規廣州人事太祖爲大匡太祖納規二女
一爲第十五妃一爲第十六妃十六妃生一
子曰廣州院君惠宗二年規譖王弟堯及昭
有異圖惠宗知其誣恩遇愈厚司天供奉崔
知夢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惠宗意規謀

害堯昭之應乃以長公主妻昭用強其族規不得行其謀規又欲立廣州院君嘗夜伺王睡熟遣其黨潛入卧內將行大逆惠宗覺之一拳斃之令左右曳出不復問一日惠宗違豫在神德殿知夢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惠宗潛從重光殿規夜率其黨穴壁而入寢已空矣規見知夢拔劒罵之曰上之移寢必汝謀也知夢竟無言規乃退惠宗雖知規所爲亦不罪之規嘗懸大匡朴述熙及惠宗

覺矯定宗命殺之初惠宗疾篤定宗知規有異志密與西京大匡式廉謀應變及規將作亂式廉引兵入衛規不敢動乃竄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金致陽

金致陽洞州人千秋太后皇甫氏外族性姦巧陰能關輪嘗詐祝髮出入千秋宮頗有醜聲成宗認之杖配遠地穆宗即位召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驟遷至右僕射

兼三司事百官與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傾中外賄賂公行起第至三百餘間臺榭園池窮極美麗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忌又役農民立祠洞州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陽立十王寺其圖像奇怪難狀潛懷異志以求陰助凡器皿皆銘其意鐘銘曰當生東國之時同修善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穆宗常欲黜之恐傷母志不敢也後太后生子是私致陽所生也致陽與太后謀爲王後忌

從弘致陽所生也致陽與太后謀爲王後忌
亦常欲黜之恐傷母志不敢也後太后生子
之時同修善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擅
求陰助凡器皿所銘其意鐘銘曰當生界圖
陽立十王寺其圖像詭怪難狀潛懷異志以
象民立祠洞州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
池館極美麗日夜與太后遊戲舞所居又設
頂中外賄賂公行起齋室三百餘間臺榭園
兼三司事百官與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

大良君逼令為僧屢欲害之會王寢疾欲謀
變劉忠正上書告變王召蔡忠順密議令遣
迎大良君致陽知之無如之何首鼠數日及
康兆廢立遣兵殺致陽并其兒流其黨于海
島有長淵縣人文仁渭者涵圖無筆入為千
秋官使及致陽誅宮附[illegible]連坐誅竄獨仁渭
以兆之所推免官至尚書左僕射

康兆

康兆穆宗時累官中臺使右常侍出爲西北

大良君逼令爲僧屢欲害之乘王寢疾欲謀變劉忠正上書告變王召蔡忠順密議令亟迎大良君致陽知之無如之何首鼠數日及康兆廢立遣兵殺致陽并其兒流其黨于海島有長淵縣人文仁渭者悃愊無華久爲千秋宮使及致陽誅宮僚多連坐誅竄獨仁渭以兆之庇獲免官至尚書左僕射

康兆

康兆穆宗時累官中樞使右常侍出爲西北

西都巡檢使穆宗寢疾知金致陽謀變遣皇甫俞義往迎顯宗又知殿中監李周禎附致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使即日發遣仍徵兆入衛兆聞命行至洞州龍川驛內史主書魏從正安北都護掌書記崔昌會坐事被黜深怨朝廷常欲構亂二人俱謁兆紿言主上疾篤命在頃刻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以公在外手握重兵恐或不從矯命徵召足下當速還本道大擧義兵保國全身時不可失兆

深然之以爲王已薨朝廷悉被致陽諱設便歸本營太后忌兆來遣內臣守岊嶺使遏行人兆父惠之爲書納竹杖中令奴剃髮爲僧詭言妙香山僧報兆云王已賓天姦兇用事可舉兵來以靖國難奴晝夜急走至兆處氣竭而斃兆探得杖書愈信王薨遂與副使吏部侍郎李鉉雲等領甲卒五千至平州知王未薨兆喪氣垂頭良久諸將曰業已來矣不可止兆曰然遂決意廢立不知王已迎顯宗

乃遣分司監察金應仁率兵往迎先奏王曰
上疾彌留國本未定姦黨窺覦又偏信庾行
簡等讒諛賞罰不明致此危亂今欲定分以
係人心除惡以快衆憤已迎大良君請闕恐
聖情驚動請出御龍興歸法寺即掃盪姦黨
然後迎入王曰已知所奏是日應仁與俞義
到神穴寺奉顯宗還翼日鉉雲率兵入迎秋
門大譟穆宗驚懼訖行簡送兆所給事中卓
思政郎中河拱辰皆奔于兆兆至大初門據

胡康崔沆出自省兆起揖沆曰古有如此事
守兆不應於是兵士闌入穆宗知不免與太
后御天號泣率宮人小竪及蔡忠順劉忠正
等出御法王寺兆坐乾德殿御榻下軍士呼
萬歲兆驚起跪曰嗣君未至是何聲耶俄而
俞義等奉顯宗而至遂即位於延寵殿兆廢
穆宗爲讓國公使閤門通事舍人傳巖等守
之遣兵殺致陽父子及行簡等七人流其黨
及太后親屬周禎等三十餘人于海島穆宗

使沆請馬於兆送一匹又於人家取一匹禮
宗及太后乘之出自宣仁門向忠州行至積
城縣兆遣尚藥直長金光甫進毒穆宗不肯
飲光甫謂隨從中禁安霸等曰兆言若不能
進毒可令中禁軍士行大事報以自刃不爾
吾與若等俱族矣夜霸等弑之以自刎聞取
門扇爲棺權厝于館兆使人以縣倉米作飯
祭之顯宗以兆爲中臺使鉉雲爲副使尋授
兆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元年五月契丹主以

兆安宗尚書恭知政事元年五月奏丹主以
祭之顯宗以兆為中連使錢書為副使饋飯
門扇為楫以席子館兆使人以縣倉米作飯
吾與若等俱放衆於轉熱之以自幼閉取
逆尋可令中禁運士於大事報以自初不爾
飲先甫謂國從中禁衆麵華曰兆言若不能
城縣兆遣西樂直長倉先甫進尋擊宗不育
宗及太后乘之出自宣仁門而急渦行至請
使沆請為於兆迷一匹又於人家取一匹鑰

承衛錄事高韓大夫兼泰金吾衛雜兼判宣刑部
敏為左軍兵馬使必府必監察御史為圖之興
中金部郎及皇甫俞就都判官必府監賛
行營都兵馬使御史中丞盧遺副之兵部郎
脩褒官檢校尚書右僕射上將軍安紹光為
判官右拾遺乘里行西京書記崔坤並為
入部元侍御史尹微古都官員外郎盧觀為
覽使鐘[illegible]及兵部侍郎張延福副之魏居舍
光晟君欲發兵問罪王聞之以光晟為行營都

兆栽君欲發兵問罪王聞之以兆爲行營都
統使鉉雲及兵部侍郎張延祐副之起居舍
人郭元侍御史尹徵古都官員外郎盧戩爲
判官右拾遺乘里仁西京掌書記崔冲並爲
修製官檢校尚書右僕射上將軍安紹光爲
行營都兵馬使御史中丞盧顗副之兵部郎
中金爵賢及皇甫俞義爲判官少府監崔賢
敏爲左軍兵馬使少府少監崔輔成副之興
威衛錄事高幹大樂丞金在鎔爲判官刑部

侍郎李昉爲右軍兵馬使刑部郎中金丁夢副之內謁者柳莊爲判官禮賓卿朴忠淑爲中軍兵馬使禮賓少卿李良弼副之尚書都事高延慶司宰注簿庾伯符爲判官刑部尚書崔士威爲統軍使戶部侍郎宋隣副之左司員外郎皇甫中試兵部員外郎元頴爲判官率兵三十萬軍于通州以備之十一月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圍興化鎮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爲三

隔水而陣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兆居其
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劍車
排陣契丹兵入則劍車合攻之無不摧靡契
丹兵屢却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棊契丹
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
砦鎭主告契丹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
少則不可宜使多入再告曰契丹兵已多入
兆驚起曰信乎恍惚若見穆宗立于其後叱
之曰汝奴休矣天伐詎可逃耶兆即脫兜牟

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契丹兵已至縛兆裹以氈載之而去鉉雲亦被執契丹主解兆縛問曰汝爲我臣乎對曰我是高麗人何更爲汝臣乎再問對如初又剮而問對亦如初問鉉雲對曰兩眼已瞻新日月一心何憶舊山川兆怒蹴鉉雲曰汝是高麗人何有此言契丹遂誅兆

李資義

李資義中書令子淵之孫侍中顗之子宣宗

李資義中書令子淵之孫侍中顥之子宣宗

李資義

哭尹遊詩兆

山川兆發蹤跡錢塞曰汝是高麗人何有此言

門錢塞對曰兩眼已矇新日月一心何戀舊

為汝臣乎冉問對如初又問而問對亦如初

繼問曰汝為故臣乎對曰故是高麗人何更

裹以韉緘之而去錢塞亦微執裹尹主解兆

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裹尹兵已至擊兆

章事部台輔曰國家安危繫宰相今事參公
事時肅宗為難林公在明福宮密知之諭平
山侯必令神器歸于他人衆兵禁中欲舉大
朝又難保外內有變願者汝輩宜盡力奉漢
則集無賴勇士以騎射為事常曰主上有疾
決安治喪國事左右休違其間貨穢貪冒貨
元信宮主生漢山侯昉王幼弱有寀不能聽
宣宗納尚書李碩女為治生王又納貴義妹
朝累遷戶部尚書徽宗元年拜中樞院使初

朝累遷戶部尚書獻宗元年拜中樞院使初
宣宗納尚書李碩女爲后生王又納資義妹
元信宮主生漢山侯昀王幼弱有疾不能聽
決母后專國事左右依違其間資義貪冒貨
財集無賴勇士以騎射爲事嘗曰主上有疾
朝夕難保外邸有窺覦者汝輩宜盡力奉漢
山侯勿令神器歸于他人聚兵禁中欲舉大
事時肅宗爲雞林公在明福宮密知之諭平
章事邵台輔曰國家安危繫宰相今事急公

其圖之台輔使上將軍王國髦領兵入衛國髦先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於宣政門內誅其黨閤門祇候張仲中樞院堂後官崔忠伯等于宣政門外分遣兵士捕資義子注簿綽興王寺大師智炤將軍崇列澤搴中郎將郭希別將成甫成國校尉盧占隊正裴信等十七人皆殺之流平章事李子威少卿金義英司天少監黃忠現奉御黃滎少監徐晃侍御史王台紹祇候李資訓錄事李景泌崔淵注

簿全寵王縝判官李滋令金彪司辰黃玩殿
前承旨康正將軍李甫吳昌郎將仇賢良珍
別將安鱗珍奇散員惟寵崔幸林自成侯善
金錢李玄益康希白鄭貞佐等五十餘人予
南裔沒賊黨妻子爲兩界州鎮奴婢肅宗初
御史臺奏賊臣李資義等私畜米穀數至鉅
萬是皆剝民所聚請並沒官從之

李資謙

李資謙中書令子淵之孫慶源伯顥之子以

門蔭進爲閤門祗候女弟爲順宗妃順宗薨
與宮奴通資謙坐免官睿宗納資謙第二女
爲妃由是驟貴至叅知政事尚書左僕射柱
國進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守大尉賜翼聖功臣號
封其母金氏通義國大夫人妻崔氏朝鮮國
大夫人同日降三勑于其第累加同德推誠
佐理功臣邵城郡開國伯食邑二千三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諸子並進爵王薨大子幼諸

弟頎覬覦資謙奉太子即位是爲仁宗拜資
謙協謀安社功臣守太師中書令邵城侯食
邑五千戶食實封七百戶下詔欲異其禮數
群臣請書表不稱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待
制金富軾以爲不可從之尋册爲漢陽公以
母喪去位母平章事廷俊之女性貪吝抑買
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
市人相賀王遣樞密院使朴昇中詔諭資謙
曰君之於臣不名者蓋所以表明功德優禮

親賢成王之於周公旦章帝之於東平王是也歷代以爲故事況公先王之所付托沖人之所尊親任大責深功崇德重不可與群僚同其稱謂自令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此雖異數亦率舊章仍趣釋服赴朝賜衣帶鞍馬金銀幣帛甚多資謙上表陳謝請終制王又遣使冊爲亮節翼命功臣中書令領門下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置

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置
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
又遣使冊為亮節翼命功臣中書令領門下
馬金銀幣帛甚多資謙上表陳謝請從制王
雖異數亦率舊章仍遜讓服非朝賜衣帶數
同其稱謂自今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比
之所尊親任大貴深功崇德重不可與群僚
也歷代以為故事況公先王之所付托沖人
親賢成王之於周公旦章帝之於東平王蒼

上七品以下階下綴行陳賀畢曰大雨雪
綵服上官坐中書省樞文次叅以上階
傳詔書宣旨請殿庭賀以進資謙第賀資謙
孫湲子僧兼莊爲首座王出乾德殿門外親
郎中知茶房事之亢殿中內給事之元閤門
尚書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甫尚書戶部
書監樞密院副使公儀尚書刑部侍郎之壽
後乃知之妻封辰韓國大夫人子之美爲祇
候屬宮曰靈親崇德本延臣金致陽西宮號

僚屬宮曰懿親崇德本逆臣金致陽西宅號
後乃知之妻封辰韓國大夫人子之美爲祕
書監樞密院副使公儀尚書刑部侍郎之彦
尚書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甫尚書戶部
郎中知茶房事之允殿中內給事之元閤門
祗候子僧義莊爲首座王出乾德殿門外親
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第賀資謙
釋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常參以上階
上七品以下階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雹

市道水深一丈資謙恐他姓爲妃權寵有所
分強請納第三女于王王不得已從之是日
大風飛瓦拔木後又納其第四女又大風雨
王既冊資謙推恩赦二罪以下其日中外所
獻悉歸資謙第命有司脩葺資謙祖先所居
開明宅功既訖改號重興宅令資謙入處遣
參知政事李壽同知樞密院事許載下詔賜
衣襨金帛鞍馬土田奴婢仍幸其第置酒用
家人禮夜艾而還以之美試禮部尚書同知

樞密院事公儀衛尉卿諸子弟姻婭拜官有差資謙私遣其府注簿蘇世清入宋上表進土物自稱知軍國事資謙權寵日盛有不附已者百計中傷竄王弟帶方公俌于京山府流平章事韓安仁于海島殺之流崔弘宰文公美李永鄭克永等五十餘人以其族屬布列要職賣官鬻爵多樹黨與自爲國公禮數視王太子號其生日仁壽節內外賀謝稱箋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勢焰益熾賄賂

公行四方饋遺輻湊脯肉常數萬斤強奪人土田縱其僕隷掠車馬輸已物小民皆毀車賣牛馬道路騷然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第授策勒定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內侍金粲安甫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同知樞密智祿延欲捕資謙流遠地召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圖之時之元妻父拓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卓等素疾俊臣自下位擢爲兵部尚書居已上故許

之約既定至初夜率兵入宮先殺俊臣及俊京子内侍純祗候金鼎芬錄事田其上崔英等投尸於宮城外内直旗頭學文踰城因中郎將池顥告資謙資謙罔知所爲郎中王毅又踰城奔告其詳資謙與俊京及之美等相顧戰恐召集宰樞百寮于其第使之美往復議問皆莫知所對俊京曰事急矣不可坐待乃與侍郎崔湜祗候李侯進錄事尹翰等率數十人至朱雀門不得入使翰踰城折鑰開

闕入至神鳳門外呼譟聲殷地祿延卓等請
外兵大集膽落皆不能出貸謙使人火崔卓
吳卓秀碩等家因其妻子奴僕平明後京見
後臣輩屍恐不免與之甫湜侯進翰金鼎黃
曹舜舉文仲經等召聚軍卒授軍器庫兵仗
進圍昇平門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至宮城外在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子城門上王御神鳳門張黃繖後京軍卒望
見羅拜懽呼萬歲王使問汝輩何爲操兵而

見羅拜讙呼萬歲王使問汝輩何爲擁兵而
于城門上王御神鳳門親責繳俊京軍卒空
至宮城外在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進圖昇平門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曹絳與文仲經等召衆軍率發軍閤重兵攻
俊臣輩爲恐不免與之甫哉衛進御金鼎黃
吳卓秀碩等衆因其妻子以僕平明俊京見
外兵大集腸賽皆不能出賁講便人火焦草
闕人至神鳳門外呼譁推殺近旂延卓善請

禁中作亂書未爾殺權勤禁中言其示遜王
崔學讙都兵為餘書部從王言門奏曰請敵造
上汾所之者中其頭開號責謙使闔門敵候
捕殺之鎖推之使以斧所神鳳門拄有自捷
軍卒復擐甲執兵大呼京有減夫及御前以
宣諭軍士解甲投兵後青懿該敵逐仲等今
勅賜軍卒令侍御史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
服赤乘幾從事可釋甲散去遂縋下內將銀
王對曰開有賊人禁中欲衛社耳王曰無之

至對曰聞有賊入禁中欲衛社耳王曰無之
朕亦無慈汝等可釋甲散去遂縋下內帑銀
幣賜軍卒令侍御史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
宣諭軍士解甲投兵後京懇捉仲遂仲等令
軍卒復擐甲執兵大呼或有流矢及御前以
揖殺之義莊之徒以斧斫神鳳門柱有自樓
上射斫之者中其頭即斃資謙使閤門祗候
崔學鸞都兵馬錄事邵億至宮門奏曰請出
禁中作亂者不爾恐驚動禁中言甚不遜王

默然俊京進億謂資謙曰今日向晚恐賊乘
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索擒何如資謙使
之羨問平章事李壽等答曰宮宇相比延燒
不可撲滅甚不可也俊京不待報取少府監
黃灰木將作監木橦積東華門廊火之風焰
煽熾須臾延及內寢宮人皆驚駭走匿及曉
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一百餘人至春德門
守門內侍李叔晨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
前禁衛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劒逐之俊

前禁衛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斂隨逐之後
守門內侍李[illegible][illegible]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
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百餘人至春德門
縱燒須東延及內殿宮人窮懼萬奏匿及宮殿
責攻未將作亂未蕭赫東華門禍火之風勢
不可擭亂甚不可也俊京不得樣取必諭盤
之焚問平章事李壽等曰宮宇相比延燒
殺燒甚及其未發焚宮門崇[illegible]向如資謙後
默然俊京遣將問資謙曰今日向宮殿須來

變俊京指揮俊東[illegible]左勿領李夫十餘人詣
資謙以漢卿人內即以立功為指揮軍節史
諒之有說立功未[illegible]漢卿十中郎將也
資謙意遂沮漢卿泣[illegible]白臣無二心惟聖鑑
言壽颯言於座曰上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
作書請禪位於資謙資謙兩府議未敢發
誤惟近臣[illegible]十餘人在王左右欲發
有自內出者即殺之及王移御山呼亭侍從
京率兵作手闔門爭從俊京與人守書門令曰

京奔退作手闔門扉俊京使人守諸門令曰
有自內出者卽殺之夜王步至山呼亭侍從
皆散惟近臣林景淸等十餘人在王恐被害
作書請禪位於資謙資謙畏兩府議未敢發
言壽颺言於座曰上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
資謙意遂沮涕泣還書曰臣無二心惟聖鑑
諒之有洪立功者將軍劉漢卿下中郎將也
資謙以漢卿入內卽以立功爲借將軍帥兵
聽俊京指揮俊京使立功領卒六十餘人擔

柴至都省南路立功密語卒曰我與若等皆
王臣也而負薪燒宮非臣子之義遂釋擔從
宣義門實入見羅拜王驚問爾爲誰立功前
自陳王甚悅賜酒食自是宿衛不離黎明王
以火焰將逼欲出會資謙遣承宣金珦請出
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侍白思淸奉祖
宗眞納諸內帝釋院留井中乃出西華門乘
馬至延德宮吳卓導前後京使郞將張成拔
劒突入執卓斬之又殺左僕射洪灌分遣人

執崔卓秀碩作甫麟幸忠大將軍尹成韓景將軍朴英宋仁史惟挺吳挺臣漢卿郎將李儒內侍崔識員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其餘軍士死者不可勝計內侍奉御王觀大將軍尹先郎將丁寵珍別將張成好從王在南宮資謙請出之再三王不得已從之從人請勿殺之甫皆殺之資謙又與俊京議亂作日直宿者無貴賤皆殺之壽執不可乃止將軍李祿千金旦金彥逃免後彥自出流南裔是日

宮禁焚蕩惟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及內帝釋
院廊廡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資謙殺
祿延及吳卓子子升碩弟甫俊流綮于遠地
沒祿延綮妻子爲奴婢綮後改安資謙請王
幸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闕道及院門大
卿金義元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郞將
池錫崇散負權正均隊正吳舍自山呼亭至
南宮不離左右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
資謙俊京欲殺之使郞將李積善牽出錫崇

邇臣從京欲殺之使郎將李績善出館崇
南宮不離左右至是與崔忠粹扶王出北門
池錫崇散員權正均隊正吳含自山呼亭至
鄉命義元僧游儼以重興寺事出迎郎將
李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門道又閶門入
役隸從築妻子爲奴婢翼後改安貢謙請王
隸延及吳卓二子升頭爲甫從流于遠地
院窟廉數十間僅存百官與須李散資謙殺
宮禁林叢據淮山呼賓春賞花三亭及內帑藏

言太上及聖人誕生祈天求命無所不至天
謙與其妻拍手拊池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顏
為我祈多今繳後京從之流遊地王守道貴
帝曰錫禁士三人至誠變異更無他以闡善
恐懼不能出時宦者趙遼語事賞謙王召漢
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逐釋之錄崇善尚
帝在門室見王不下階首是禍出祥屬積善
不釋御衣為之聚擲頭亦觸楣而破之獲之
手執御衣天子請救王僮以積善蹤其實福

手執御衣疾呼請救王顧叱積善蹴其胷猶
不釋御衣爲之裂幞頭亦觸楣而破之賁之
甯在門望見王不下階崔湜獨出拜罵積善
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遂釋之錫崇等尚
恐懼不能出時宦者趙寧謟事賁謙王召湜
寧曰錫崇等三人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
爲我請勿令殺俊京從之流遠地王升堂賁
謙與其妻拍手拊地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願
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求命無所不至天

地鬼神鑒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骨肉王羞赧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黨國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自由百寮移寓旁近寺館備員而已資謙後京威勢益熾其所施爲無敢誰何贈俊臣守司空鼎芬純戶部員外郎其上英閣門祗候厚賻之從資謙之意也又出資謙所惡者内侍二十五人自是外家益橫宰相朴昇中許載以下皆諂諛附托威虐可畏王密與内醫崔思全謀

諂諛附托欺虐可畏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
人自是外家益橫肆相朴昇中許連以下皆
資謙之意也又出資謙所惡者內侍二十餘
綸戶部員外郎其上奏閣門祗候鄭膺之等
竊其所施為無敢誰何贈後臣守司空鼎各
移寓壽近寺館備貨而已資謙俊京欺勢益
冀圖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由百激
骨肉王盡疏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
地鬼神鑒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

衢有人止之乃歸呼其家資謙遣之義以讓
兒冠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辦徑出不復
得屬我故後京開之大怒共詣資謙第辭衣
衛守位火宮禁罪當死姑亦當汝為官奴豈
來輔俾無後謙會之意奴屬後京奴曰汝主
民惟新厥德御其更勵厥脩無念既往盡心
寡人之罪是用消朗悔過指天誓心冀與臣
語曰惟朕不明致兒徒生事使大臣憂勞咎
諭俊京令𢾗力王室俊京心然之王賜俊京

諭俊京令効力王室俊京心然之王賜俊京
詔曰惟朕不明致兇徒生事使大臣憂勞皆
寡人之罪是用省躬悔過指天誓心冀與臣
民惟新厥德卿其更勵厥脩無念既往盡心
夾輔俾無後艱會之彥奴罵俊京奴曰汝主
射宁位火宮禁罪當死汝亦當沒爲官奴豈
得辱我哉俊京聞之大怒走詣資謙第解衣
免冠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
顧有人止之乃歸卧其家資謙遣之羡公儀

請和後京罵曰前日之亂皆爾等所爲也何獨謂我罪當死乎卒不與見因宣言欲歸老吾鄉王聞之遣知樞密院事金富佾趣令視事賜鞍馬資謙從王詣安和寺百官拜馬前資謙視之自若未幾王移御延慶宮資謙寓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甲兵藏之家王嘗獨往北垣仰天慟哭移時資謙因十八子之讖欲圖不軌置毒餅中以進王妃密白于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令妃進

于王妃奉掩陽蹶覆之妃即資謙第四女也後京既與資謙構隙思全又乘間說之後京乃决策附奏云願自効王使謂後京曰國公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舉親親之意謂何徐俟其釁應之未晩常使中人伺之一日後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趙毅示後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至殿北若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吞德所致所可痛者太祖刱業列聖相繼以至寡躬若爲異

姓所易非獨朕罪實輔相大臣所深恥也惟
卿圖之俊京乃以御筆示尙書金珦珦跪號
天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乎俊
京與珦率上衛將校七人寮吏僕隷二十餘
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椓木爲棒自金
吾衛南橋入宮毅延呼曰事急矣趣入遂開
廣華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納之公壽
即壽也巡檢都領鄭惟晃率百餘人入軍器
監分授兵甲向延慶宮路見資謙黨少卿柳

元湜其言不順即殺之俊京擐甲冑急入宮王出天福殿門還之俊京奉王以出資謙之黨射之俊京援劍一呼無敢動者王入御軍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侯顯召資謙資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囚資謙及妻子于八關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珍守等皆資謙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王出御廣華門使告於衆曰禍起蕭墻大逆不道賴忠臣義士舉義除害衆皆稱萬歲懽呼抃躍至有

流演者之羑聞變率百餘人至廣華門不得
入徘徊往返與李資德及金仁揆入兵部猶
未知資謙被囚及晩巡檢至兵部執之羑因
檢點所資德等驚駭散去王還御延慶宮近
侍先入清宮義莊匿内寢執送入關寶流資
謙及妻崔氏子之允于靈光之羑于陜州公
儀于珍島之彥于巨濟之甫于三陟義莊于
金州之元于咸從閤門祗候朴彪文仲經直
長朴永太史令梁麟冬官正梁獅李叔晨李

長朴宋太史令梁曄冬官正梁瓚李敬景李
金州之元于咸從閤門祗候朴惢文仲經直
儀于珍島之耆于巨濟之甫于三陟義莊于
謙及妻崔氏于之允于靈光之美于陝州公
侍先入請宮義進匿內竄執送入闕賣流資
檢點所資德等驚散去王還御延慶宮近
未知貨謙被因及脫逃檢至兵部執之美因
入排佪往返與李資德及金仁祿入兵部獄
流澤者之美聞變率百餘人至廣華門不得

殿中少監杜業儼殷侯李存留畏縮守今又
其親讚資德仁孫兼元王殿豐潢卿李資元
之諸家臣大樂派金沖浩行市三日流遺息
中路殺之況于水又韓射神鳳門吾一人及
射利干祿者競賂之遂致臣富朝廷亂矣之
貨講常出入闕內凡廢敝附益皆其所惱故
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遠地惡最甚讒諂嬪
殿別將位好撤貴宋用中等三十餘人及官
茶大將軍金好將軍沈顯沈福臣郎將崔思

芬大將軍金好將軍池顥池福臣郞將崔恩琰別將位好散貪宋用中等三十餘人及官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遠地彪最姦黠諂媚資謙常出入卧内凡聚歛附益皆其所爲故射利干禄者競賂之遂致巨富朝廷尤疾之中路殺之流于水又執射神鳳門者一人及之彥家臣大樂丞金冲枷于市三日流遠島其親黨資德仁撥義元王毅禮賓卿李資元殿中少監朴孝廉秪候李存皆貶爲守令又

流朴昇中于蔚珍貿謙尋死于靈光後三年
召還其妻父之下詔曰昔鄭莊公置姜氏于
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復
爲母子如初秦皇迎遷母於雍而入咸陽復
居甘泉此二君忘母氏之舊惡致人子之孝
意朕甚慕焉今外舅雖沒而親親之意終不
可忘可贈檢校太師漢陽公妻崔氏可封卞
韓國大夫人

拓俊京

拓俊京谷州人其先本州吏家貧不能學問
與無賴輩遊求爲胥吏不得肅宗爲雞林公
就其府爲從者遂補樞密院別駕肅宗九年
從平章事林幹伐東女眞師敗俊京請兵器
介馬於幹入賊陣斬其將一人奪所得二人
遂與校尉俊旻德麟各射殪一人賊少却俊
京將退賊以百騎追之又與大相仁占射殺
賊將二人賊不敢前我軍得入城授千牛衛
錄事叅軍事睿宗二年以中軍兵馬錄事從

尹瓘伐東女眞戰于石城英州大捷瓘承制
拜閤門祗候又戰于吉州有功事聞授工部
員外郎語在瓘傳王以俊京屢有戰功召見
其父檢校大將軍謂恭于內殿從容勞問賜
酒食及銀一錠米十碩俊京累遷衛尉卿直
門下省仁宗初由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拜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
章事未幾自歸其鄉谷州王遣侍郎崔湜奉
御李候追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轉門下侍

御李儼追及於牛峯諭之乃還轉門下侍
章事未幾自體其鄉谷州王遣侍郎崔異奉
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
門下肯二人業附由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拜開
酒食及饋一錢米十碩後東還衛尉卿直
其父饋校大將軍詣蔡于內殿欲容參問慰
貧外郎語在鄭傳王以後京鳳賞彈功召見
拜閤門祗候又賜于吉州有功事聞授工部
尹護從東安禹賜于右城英州太壽護承制

一十口田三十繪圖形進上明年左正言鄭
安鄉大夫人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奴婢
戶部尚書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袞黃以爲壽
師守太保門下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衛社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京贈以職牒不受乃拜推忠靖國協謀同德
贊謙流之語在資謙傳以功拜門下侍中後
諭以協力王室會俊京與資謙有隙五月執
郞平章事四年二月與李資謙舉兵犯闕王

郎平章事四年二月與李資謙舉兵犯闕王諭以効力王室會俊京與資謙有隙五月執資謙流之語在資謙傳以功拜門下侍中俊京辭以越次不受乃拜推忠靖國協謀同德衛社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尸部事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妻黃氏爲齊安郡大夫人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奴婢一十口田三十結圖形壁上明年左正言鄭

知常以俊京旣去資謙恃功跋扈且知王忌
俊京遂上䟽曰丙午春二月俊京與崔湜等
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旨軍士皆免甲懽呼
獨俊京不奉詔脅軍前進至有飛矢過黃屋
者又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翼日移御南宮
凡侍左右者皆執而殺之自古亂臣罕有若
此誠天下之大惡也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
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陛下雖有不忍人之
心豈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乎請下吏罪

之乃流巖墮島又明年量移谷州八年詔曰
俊京犯闕之罪雖重然其功亦不細令妻子
完聚給還其子職田尋集三品以上及臺諫
侍臣于都省籍李拓之黨及子孫之罪藏諸
所司二十二年詔曰拓俊京雖失爲臣之節
亦有衛社之功可授朝奉大夫檢校戶部尚
書數旬疽發背死于谷州

妙清

妙清西京僧後改淨心仁宗六年日者白壽

翰以檢校少監分司西京謂妙清爲師二人
托陰陽秘術以惑衆鄭知常亦西京人深信
其說以爲上京基業已衰宮闕燒盡無餘西
京有王氣宜移御爲上京乃與近臣內侍郎
中金安謀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爲上
京當爲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亦爲子孫
無窮之福遂騰口交譽近臣洪彝敍李仲孚
及大臣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遂奏妙清
聖人也白壽翰亦其次也國家之事一一咨

聖人已白壽翰亦其次也國家之事一一咨
文大臣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遂奏妙清
柴黄之稱遂勝口交讚近臣洪彝敍李仲孚
京當爲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亦爲子孫
中金安謀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爲上
京有王氣宜移御爲上京乃導近臣內侍郎
其說以爲上京基業已衰宮闕焚盡無餘西
托陰陽秘術以惑衆鄭知常亦西京人深信
翰以檢校少監分司西京請妙清爲師二人

命金安營宮闕督役其勞時方寒逼民甚勞
西京命從行章擿與姚清書翰詞林原譯地
金國謝讚自降二十六回除臣尊王遂幸
衆所謂大華勢告之宮闕御文則可并天下
汝清等上言固築觀西京林原譯北是陰陽
悲奏王雖持義以爽口力言不得不信於是
高韓家知汝謀治元豐承唐李之故獨不罷
而國家可保也乃厲請諸官罷書谷平章事金
閒而後行其所陳請無不采受則汝成事遂

問而後行其所陳請無不容受則政成事遂
而國家可保也乃歷請諸官署名平章事金
富軾參知政事任元敳承宣李之氐獨不署
書奏王雖持疑以衆口力言不得不信於是
妙清等上言臣等觀西京林原驛地是陰陽
家所謂大華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并天下
金國執贄自降二十六國皆爲臣妾王遂幸
西京命從行宰樞與妙清壽翰相林原驛地
命金安營宮闕督役甚急時方寒冱民甚怨

咨七年新宮成王又幸西京妙清之徒或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請約劉齊挾攻金滅之識者皆以爲不可妙清之徒喋喋不已王終不聽王御新宮乾龍殿受群臣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從曰吾儕雖老耳尚未聾空中之樂曾所未聞人可欺天不可欺也知常忿曰此非常嘉瑞宜書青史昭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

及大華新宮成王又幸西京妙清之徒或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請約劉齊挾攻金滅之識者皆以為不可妙清之徒喋喋不已王[illegible]之不聽王御新宮乾龍殿受群臣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坐殿閒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從曰吾儕雖老耳尚未聞空中之樂曾所未聞人可欺天天不可欺也知常答曰此非常瑞宜書史冊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

又說王梁林原道滅道入聖堂了宮中入
付觜一付臺一付請曰知制誥令合論奏遊
天地人三座事宜狀傳示侍從宣書三本一
如是豈可不信也又明年金安奏請以所奏
於此故發於外而聖朝安安信妙清者曰
頭曰上者在三京則發變有大於此令後幸
比天從妙清擲漱不能各俺首與又抽拳與
問妙清曰師之請幸西都為鎮發也何故有
異也表竟不得上明年西京重興寺塔發火

嘆也表竟不得上明年西京重興寺塔災或
問妙清曰師之請幸西都爲鎮災也何故有
此大災妙清慚赧不能荅俛首良久抽拳擧
顔曰上若在上京則災變有大於此今移幸
於此故災發於外而聖躬安安信妙清者曰
如是豈可不信也又明年金安奏請以所奏
天地人三庭事宜狀傳示侍從官書三本一
付省一付臺一付諸司知制誥令各論奏妙
清又說王築林原宮城置八聖堂于宮中八

聖一曰護國白頭嶽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
利菩薩二曰龍圍嶽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
三曰月城嶽天仙實德大辨天神四曰駒麗
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五曰駒麗木覔仙人
實德毗婆尸佛六曰松嶽震主居士實德金
剛索菩薩七曰甑城嶽神人實德勒叉天王
八曰頭嶽天女實德不動優婆夷皆繪像安
仲孚知常等以爲此聖人之法利國延基之
術安等又奏請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疾

聖一曰護國白頭嶽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
利菩薩二曰龍圍嶽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
三曰月城嶽天仙實德大辨天神四曰駒麗
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
實德毗婆尸佛六曰松嶽震主居士實德金
剛索菩薩七曰甑城嶽神人實德勒叉天王
八曰頭嶽天女實德不動優婆夷真留像安
仲容知常等以為此聖人之法制圖進其文
靖安等又奏請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滅

上言陛下欲平治三車則會西京三聖人無
此有武人進達深與知識書契師事妙清書
命繪畫以進獻印玄圖而所繪其節證讖如
前說矣至眞雖不可象靜準實德即是如來
奉白頭而為始觀取光心如在欲妙用之現
華之勢創開宮闕林若陰陽安入仙於其間
惟土德可以主四方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
實而虛盡謂本來之佛惟天命可以制萬物
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即無而有即

知也妙清亭翰又奏上京地震故天降災
和傳以彷救臨者得自書翰傳之非衆人所
比太一王眞法法禪師道說傳之廟請和請
自廟縮四條表三百六十法四別作法自言
膳三百人粮二十人燭而竇之妙清在中以
存之將軍四人甲而纔立四方卒百二十人
其妙清使弘彝等及白壽翰沒事負吏照公服
關平章事崔弘宰及公仁景請畫其役及關
與共之即指妙清壽翰治常也十年始修宮

師風伯曰乘輿上道必作風雨灑之而
驟死者甚妙清曰我曾知是曰有風雨故雨
之宮人或有哭泣者及曉雨霽衆皆人馬驚
執轡迷路或陷泥濘或觸林石倍從失王所
至金巖驛風雨暴作晝晦冥衛士顚沛王
以妙清為隨駕福田壽轄人內侍辛西京行
臣奏曰妙清所言即聖人之法不可違也乃
宮之業王問諸曰官皆曰不可知常安及大
華宮闕殘燬須數年繕西京轍從集議以事無

孽宮闕焚蕩須數御西京禳災集禧以享無窮之業王問諸日官皆曰不可知常安及大臣等曰妙清所言即聖人之法不可違也乃以妙清爲隨駕福田壽翰入内侍幸西京行至金巖驛風雨暴作晝忽晦冥衛士顚沛王執轡迷路或陷泥濘或觸拮石侍從失王所之宮人或有哭泣者及晩雨雪寒甚人馬駱駞死者多妙清曰我曾知是日有風雨勑雨師風伯曰乘輿上道勿作風雨旣許之而食

言如此可惜之甚西京父老檢校太師致仕
李齊挺等五十人希妙清知常旨上表請稱
尊號建元知常等因說王曰大同江有瑞氣
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上應天心下順人
望以厭金國王以問之武對曰金國強敵不
可輕也況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
兩人之言以決大議王乃止妙清壽翰等嘗
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熟油沉于大同
江油漸出浮水面望之若五色因言曰神龍

吐涎作五色雲此嘉瑞也請百官表賀王遣
公仁及叅知政事李俊陽等審視之時有業
油籠者言熟油浮水則有異色使善泅者㴱
得大餅乃知其詐元數上書曰妙清白壽翰
等肆其姦謀以怪誕之說誑惑衆心一二大
臣及近侍之人深信其言上惑天聽臣恐將
有不測之患請戮妙清等於市以絶禍萌不
報妙清又言主上宜長御大華闕否則遣近
臣備禮儀設御座置御衣致敬如在則福慶

與親御無異王遣公仁仲孚奉御衣如西京
行法事十一年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
裕等上疏曰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怪
誕不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李仲孚宦者庾
開結爲腹心屢相論薦指爲聖人又有大臣
從而信之是以主上不以爲疑正人直士皆
疾之如讎願速斥遠言甚切直不報仲等退
而待罪十二年王以妙清爲三重大統知漏
刻院事賜紫初妙清屢請巡御西京而災異

莾至其黨欺誣以爲無害至是固請西幸欲濟逆謀王以大臣諫官言不聽右正言黃周瞻阿妙淸知常意又奏請稱帝建元不報十三年妙淸與分司侍郎趙匡兵部尚書柳旵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榮等據西京反矯制執副留守崔梓監軍事李寵林御史安至宗等囚之又遣僞承宣金信執西北面兵馬使李仲并諸僚佐及列城守臣皆囚西京盧庫凡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賤僧俗皆拘之遣

兵斷岊嶺道又遣人劫發諸城兵掠近道牧馬皆入城國號大爲建元天開號其軍曰天遣忠義署官屬自兩府至州郡守並以西人爲之僞批下見者竊笑匡仲榮從旁叱之初仲榮以佛事招集徒衆與妙清柳浩等結爲黨與西人因之陰令舉事事集殺之妙清與匡等率城中文武會觀風殿號令諸軍欲分數道直趣上京壽翰親舊在西京者爲書招壽翰曰西京已反可抽身以來壽翰子清持

遣壽翰壽翰以書奏之王召示公仁公仁曰
是事可疑難究眞偽姑秘之有宰崔彥韓善
貞等來奏曰臣等以事歸本鄉黃州見西人
率兵至洞仙驛執司錄高甫正又取驛馬送
西京禁人往來京城者吾等晝伏夜行從間
道來王乃召宰樞議之命富軾元數及承宣
金正純會兵部治兵爲討賊計遂以富軾爲
元帥往征之遣內侍柳景深曹晉若黃文裳
往西京宣諭賊兵西人閉城門引入觀風殿

臣匡坐東妙清坐西其餘文武集殿庭皆戎服景深等至殿門臣等下庭拜問聖体饋酒食遣還云當奉表奏聞倉卒未果請先以此歸奏付書一封云伏望主上移御此都不然必有變辭甚不遜繼遣檢校詹事崔京上表曰陛下信陰陽之至言考圖讖之秘說創大華之宮闕象鈞天之帝都臣等同要敬之矣謀望盤庚之遷邑豈期臣下不體宸衷非徒懷土以重遷抑亦防功而害事人心可畏衆

怒難防車駕若臨兵戈可戢表至咸曰以臣
召君可斬其使王欲息兵乃賜京酒食幣帛
命爲分司戶部員外郎慰諭遣還召闕兩府
大臣將以是日出師富軾等請將詣闕俟命
安等謀緩兵期以圖不軌乃奏引見金使受
詔而後移御大明宮遣將猶未晚也或告安
等潛聚兵仗私相偶語陰謀不測富軾謂諸
相曰西都之反知常安壽翰與其謀不去此
輩西都未可得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三

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流妙清黨陰仲寅李
純茂吳元帥崔逢深于遠島西人至成州矯
制執防禦官僚散入人家飮食州人知其僞
擊殺五六人囚二十餘人馳聞王奬諭賜官
僚藥各一銀合將吏幣帛有差遣別吏康安
世中郎將金仁鑑捕僞兵馬副使李子奇將
軍李英及卒六百餘人王又奬諭賜錦二段
綵帛八匹諸城聞之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
人富軾大軍至列城震懼富軾遣僚掾于西

京曉諭至七八匡等知不可抗欲出降猶豫
未決會金淳夫賫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昷
及昷子浩首遣尹瞻等偕淳夫獻之且自請
罪於是梟三人首于市下瞻獄匡意不免復
反富軾以城險不急攻刻營持久城中糧盡
驅出老弱者富軾知可取狀築土山設砲機
爲攻具十四年選銳卒萬餘分二道進攻賊
兵大潰匡不知所爲闔家自焚死西都平妙
清壽翰知常昷匡等妻子並沒爲奴婢知常

初名之元少聰悟有能詩聲擢魁科歷官至起居注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託以內應殺之知常爲詩得晚唐體尤工絶句詞語清華韻格豪逸自成一家法



列傳卷第四十一　高麗史一百二十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叛逆二

鄭仲夫　李光挺　宋有仁

鄭仲夫海州人容貌雄偉方瞳廣顙白皙美鬚髯身長七尺餘望之可畏初州上軍籍封其臂送京宰相崔弘宰選軍見而異之解其封慰勉充控鶴禁軍仁宗朝始補牽龍隊正

高麗史一百二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館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叛逆

叛逆二

鄭仲夫 李義旼 宋有仁

鄭仲夫海州人容貌魁偉方瞳廣顙白皙美鬚髯身長七尺餘望之可畏初州上軍籍封臂送京宰相崔弘宰選軍見而奇之解其封補控鶴軍仁宗朝始補牽龍隊正

王從遊不恤政事遊幸無度安至往競亂誰
自從御史臺請下吏王不聽累轉上游運時入
林辭少出入仲夫與史撒負史直散遺閒出入
殺宗為為教尉御史臺奏詔鎖書昌宮北門右
究仲夫由是讞獄中後仲夫復淮賊御令逃
王欲殺仲夫仲夫王允之然異仲夫為入盜白
蜀燕仲夫讀仲夫轉屬之叙中父盧轅殺
善交相騰躍為樂內侍金敦宗年少康鈍以
務文設儺禮呈雜技王臨視內侍本府奉體

除夕設儺禮呈雜技王臨視内侍茶房牽龍等交相騰躍爲樂内侍金敦中年少氣銳以燭燃仲夫鬚仲夫搏辱之敦中父富軾怒白王欲拷仲夫王允之然異仲夫爲人密令逃免仲夫由是憾敦中後仲夫復進胒倚左右毅宗初爲校尉御史臺奉詔鎖壽昌宮北門禁群少出入仲夫與散員史直哉擅開出入自恣御史臺請下吏王不聽累轉上將軍時王荒淫不恤政事遊幸無度每至佳境輒駐

輦吟賞風月十八年王移御仁智齋法泉寺
僧覺倪迎駕于獺嶺院王與諸學士唱和未
已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不軌之心
左副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無遠慮怙寵
傲物視武弁蔑如衆憾益甚二十四年王幸
和平齋文與近幸文臣觴詠忘返扈從將士
飢甚仲夫出旋牽龍行首散負李義方李高
從之密語仲夫曰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飢
困是可忍乎仲夫會有燃鬚之憾乃曰然遂

構兇謀後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仲夫謂義
方高曰今可舉事然王若便還宮可且隱忍
如又移幸普賢院無失此機翌日王將幸普
賢院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右曰
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爲五兵手搏戲
蓋知武臣缺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恐武
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雖武人貌
瘦力羸與一人搏不勝而走賴遽前批紹膺
頰即墜階下王 與群臣撫掌大笑林宗植李

復基亦罵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美梁肅陳俊等失色相目仲夫厲聲詰頼曰紹膺雖武夫官爲三品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義方先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門群臣將退高等手殺宗植復基于門頼依所親宦官潛匿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頼尚在王側請出誅之内侍裴允才亦入奏頼挽王衣不出高拔刃脅之乃

出即殺之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高敢於御前拔刃耶義方瞋目叱之錫才不復言於是承宣李世通内侍李唐柱御史雜端金起莘祗候柳益謙司天監金子期太史令許子端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積尸如山初仲夫義方等約曰吾曹袒右去幞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幞頭者亦多被殺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諸將劒武臣益驕横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刹隨此盡同刀

殺或告仲夫義方曰金敦中先知而逃仲夫
等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閉城固拒奏捕
亂首則事甚危矣如之何義方曰若爾我不
南投江海則北投丹狄以避之遂遣疾足者
抵京刺探疾足者夜至敦中家候之寂無人
聲問承宣安在答以扈駕不還即回報仲夫
義方等喜曰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高
義方紹膺等選驍勇直走京城至街衢所殺
別監金守藏等入闕執樞密院副使梁純精

別監金守微等入闕韓樞密院副使梁純精請
義方紹膺等選驍勇直走京城至街衢所殺
義方等喜曰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高
歸問承宣安在答以扈駕未還卽回報仲夫
批京翔探來吏者夜至敦中家僕之嫩無人
南投江海則北投丹狄以避之遂遣疾足者
亂首則事甚危矣如之何義方曰若爾救不
等議曰若數中人城奉太子開城門拒奏補
發直台仲夫義方曰金敦中先知而逃仲夫

大司成李知深秘書監金光中吏部侍郎文
知樞密院事崔溫尙書右丞金敦時國子監
褒偁判吏部事許洪材同知樞密院事徐醇
殺無遺種辛休鋒起攢殺判吏部事致仕崔
十餘人使人呼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胥吏
實僉外郎李仁甫普又入衆同殿殺別常員
又率巡檢軍校排太子宮殺行宮別監金居
實東軾內侍祗候金光善內直宿智廷殺之
司天監陰仲寅大府少卿朴甫均監察御史

其謀仲夫等又潛遣獻內侍十餘宦官十人
宦官者王光就謀聚蘇尊討仲夫等韓叔述
司空僕射大將軍加上將軍仲夫等以王還
鷹揚龍虎軍中郎將其餘隊人上將軍加守
仲夫諆弱亂仲夫唯謹不對王卿拜高蘿方
致儀祿侯裴縉裴衍等五十餘人王益懼召
兵部郎中康處約都省郎中康處均奉御田
郎趙文緩內侍少卿陳玄光侍御史朴允恭
致信尉衛少卿趙文貢大府少卿崔允諧侍

御生篆流也御崔循貞以郎當值又欲撤所
守遷殺之投尸于水仲夫幹又殺內侍少
之仲夫以多贓書有平豫羅之功議流遠地
討賊至鐵嶺猛虎當道不得過進賢及而捕
以相延基地往西海道開變將往東界輦兵
太后固請乃免從王而行兵部侍郎趙多贓
孫王之變婦無比逃匿青郊驛中夫欲殺之
遂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幼少太
殺之仲夫逼遷王于軍器監太子于迎恩館

殺之仲夫逼遷王于軍器監太子于迎恩館遂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幼少太孫王之嬖姬無比逃匿青郊驛仲夫欲殺之太后固請乃免從王而行兵部侍郎趙冬曦以相延基地往西海道聞變將往東界舉兵討賊至鐵嶺猛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之仲夫以冬曦嘗有平耽羅之功議流遠地守者遽殺之投尸于水仲夫等又殺內侍少卿崔儇流少卿崔偆貟外郎崔値又欲撤所

殺文臣家陳後止之曰吾輩所嫉怨者李復基韓賴等四五人今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撤其家其妻子將何寄生義方等不聽遂縱兵毀之是後武人習以爲常若有讎怨者輒毀其家仲夫義方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晧即王位仲夫等又殺嬖宦光就白子端倖臣榮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其他宦寺及怙寵驕恣者戮之幾盡初毅宗構三私第曰館北宅曰泉洞宅曰藿井洞宅聚斂財貨以巨

沈宅曰泉洞宅曰葛井洞宅曰聚斂財貨以臣
寵驕恣者數人幾盡殺宗捧三私第曰館
臣榮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其施宮寺及怙
揖即王位仲夫等又殺宦光就白子端倖
毀其家仲夫義方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
兵毀之是後武人習以爲常若有雖從者韓
撤其家其妻子將何告主義方等不聽遂殺
其韓賴等四五人令殺無辜亦已甚矣告言
殺文臣家陳俊止之曰吾輩所嫉惡者李復

請關告拜承宣允升治軍上發之揔以大石
軍卒終至是有軍士至允升家紿曰有吉先
郎中陳允升督役凡軍卒輸石必拜而納之
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先是創壽星祠兵部
形閣上時諸試臣會重房修召文臣之遺晉
侍郎平章事又加以門下平章策功為第一圖
鎭今明宗既立以仲夫參知政事尋進中書
海道朔縣屬貫鄉海州義古附外鄉金讓為
判吉至是仲夫轉古高官分古壽仲夫以西

萬計至是仲夫義方高皆分占焉仲夫以西海道郡縣屬貫鄉海州義方隴外鄉金溝爲縣令明宗旣立以仲夫參知政事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又加門下平章事功爲第一圖形閣上時諸武臣會重房悉召文臣之遺者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先是創壽星祠兵部郎中陳允升督役凡軍卒輸石必秤而納之軍卒怨至是有軍士至允升家紿曰有旨先詣闕者拜承宣允升出軍士殺之抱以大石

二年仲夫爲西北面兵馬判行營兵馬兼中
軍兵馬判事初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金
甫當有膽氣仲夫義方等忌之明年甫當欲
討仲夫義方復立毅宗與錄事李敬直及張
純錫謀以純錫及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裴
允材爲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乃與東北面
知兵馬事韓彦國舉兵應之純錫寅俊等至
巨濟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義方聞之使將
軍李義旼散員朴存威領兵趣南路又遣兵

西海道以圖之安北都護府執甫當敬直等
送于京義方鞫殺之於市初甫當之謀起兵
也內侍陳義光裴允材知之甫當臨死誣曰
凡其文臣孰不與謀於是一切誅戮或投江
水旬日間文士戮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
承宣李俊義及陳俊自知無道乃請義方止
殺戮郎將金富亦謂仲夫義方曰天意未可
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揆義獮薙衣冠世寧
少金甫當乎吾輩有子女者通婚文吏以安

其心可久之道也衆從之自是禍稍止義旼等至雞林弑毅宗又明年仲夫拜門下侍中先是義方惡李高蔡元逼已殺之仲夫慮禍及已欲辭位杜門不出義方兄弟携酒詣其家致欵仲夫迎入以實告之義方等相與約誓結爲父子言甚切至仲夫乃安仲夫子筠知兵馬事上將軍筠密謀僧宗旵欲殺義方兄弟宗旵推筠爲謀主使親近於王出入後庭無忌遂拜承宣仲夫性本貪鄙殖貨無厭及

爲侍中廣殖田園家僮門客依勢橫恣中外苦之五年仲夫重修普濟寺設落成會請王臨幸有司諫止之仲夫陰令僧錄司奏請親幸仲夫具盛饌以進王不欲從容留飮乃命兩府宰樞承宣諸司侍臣同時赴宴時仲夫年已七十不欲去權位郎中張忠義阿意說之曰宰相賜几杖則雖七十不致仕仲夫悅諷禮官依漢孔光故事賜几杖國事皆關決時坐重房議人罪百僚詣門賀六年仲夫以

病請免諸領軍士揭匿名榜云侍中鄭仲夫
及子承宣筠女壻僕射宋有仁擅權橫恣南
賊之起其源繇此若發兵討之必先去此輩
然後可筠聞之懼乞解職累日不出八年仲
夫致仕家奴[illegible][illegible]犯禁服紫羅衫臺吏令所由
脫之奴毆所由而走吏憤甚囑路人捕之翌
日中丞宋詝御史崔光仁縛問之仲夫怒欲
率兵士至臺毀詝等筠止之仲夫遂白王欲
罪之會旗頭祿尚告仲夫曰大將軍張博仁

前將軍趙存夫等潛結失職輩期以暮夜犯
公家仲夫信之請繫詔獄王命內侍將軍吳
光陟等按問無狀又旗頭告同領旗頭八十
人會酒家飲謀出博仁於獄仲夫潛遣家僮
捕繫鞫問亦無驗竟竄博仁于海島餘悉流
南裔又旗頭康實誣告樞密崔忠烈謀害仲
夫仲夫請按鞫由是獄事連起不暇治訐等
王憲仲夫憤未快罷訐職左遷光仁工部員
外郎廣德里舊有太后別宮因火災不御鞠

請買爲私第太后命却其直與之筠大興王
役營葺時王在壽昌宮侍太后疾其地距宮
不百步又於歲行爲太后忌方王深惡之屢
欲詔止其役憚筠不果筠又知其部掌注西
班請謁輻湊頗厭之屢求免不允弃筠單
騎往天神寺以避之王命內侍郎將柳得義
諭還使者絡繹筠乃還改知都省事筠嘗誘
尚書金貽永之女爲妻疏弃舊妻縱欲無節
將軍慶大升素憤仲夫所爲且筠潛圖尚公

將軍屢大升素貴仲夫所爲且語齊圖西公
尚書金貽衔之女爲妻號奉書婁縣令無贖
諭還使者絡繹爲乃覺改命都當事發書語
騎往天神寺以迎之王命內侍諸陳許嫁特義
珏請語韓變貢獻之屬求見一不允許爲單
欲語止其役闢錢不果諸又知其諳津注司
不言然又於歲行爲太后急去王深懸之屢
役灣亭頻上在書昌宮侍太后疾其地距宮
請貫爲私第大后命勅其直與之爲大興三

將軍鄭存實擒傲重房聞之遂肅陵屬長官
宜外郎推甫淮剛正不阿權貴書面責內侍
密院知奏事累遷院使時內侍郎將兼兵部
宗先朝與其謀由是拜大將軍明宗初授樞
十尚不致仕李光撰碑自行伍仲夫之變毅
大從紹僭官至參知政事貪贓流徙僉之過亦
等閒變逃匿民舍案補斬之梟首于市中外
鼎分擁仲夫及有仁有仁子將軍輔表仲夫
主王亦幾之大升鑑書詩之既毅遂因饑禁

主王亦患之大升鋭意討之既殺焉因發禁
軍分捕仲夫及有仁有仁子將軍群秀仲夫
等聞變逃匿民舍悉捕斬之梟首于市中外
大悦紹膺官至叅知政事貪戀祿位年過七
十尚不致仕李光挺起自行伍仲夫之廢毅
宗光挺與其謀由是拜大將軍明宗初授樞
密院知奏事累陞院使時内侍郎將兼兵部
員外郎莊甫性剛正不阿權貴嘗面責内侍
將軍鄭存實驕傲重房聞之劾甫陵辱長官

欲貶巨濟縣令甫悠怒詣樞密院謂光挺及副使崔忠烈曰聞公等欲貶我海上我有何罪辭色俱厲光挺等怒即配遠島陰使人擠水中聞者惜之九年光挺參知政事嘗以事囑京市署令王寵夫寵夫不聽光挺遣電吏誘至中書省呵叱之寵夫據義不屈光挺怒罵曳下庭奪其衣冠囚之壽釋之一日熒惑犯歲星光挺以災變再乞解職不允加太子太傅判兵部事光挺頑貪無識銓注甚濫進

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冢宰閔令謨欲告老以年未七十未决光挺規代其職先自上表乞退蓋趣令謨致仕也尋代令謨守太傅判吏部事十四年八月以太白犯上將執法又詐上表辭職俄而太白退舍復就職十一月八關會王觀樂于毬庭光挺上壽王曰卿已老惜哉光挺抆淚嗚咽蓋恐以老褫職人皆笑之明日上表乞退舊例乞退皆以其年十月光挺貪戀爵位至是乃乞二十四年卒

存實嘗買紅鞓工彥光家約以白金三十五斤但輸二十三斤紿曰待汝從家畢償彥光曰雖未輸一二斤尚不可況十二斤乎遂不從存實怒誣告街衢曰我家人將白金十二斤過市彥光成群掠奪請治之街衢使雖知其誣畏存實暴戾囚彥光及妻又繫其隣里四十餘人拷問彥光窘計無所出賂存實銀十二斤得釋有民臨路作舍存實托路隘欲毁之民納賂乃止貪暴類此累官至守司空

有仁仁宗時以其父衛社亡身授散員尋爲
太子府指諭拜衛將軍太子偏愛之厚加寵
賜初娶宋商徐德彥之妻妻本賤者貲財巨
萬以白金四十斤賂宦者求三品毅宗末轉
大將軍頗與文官交通武官常疾之時仲夫
用事有仁自知孤危恐禍及己逐其妻于海
島求仲夫女爲妻明宗初出爲西北面兵馬
使自庚寅之後北人橫恣昌州人殺其守愛
妓置之衙門成州人議滅三登縣有不從者

殺數十人鐵州人議殺其長格鬪而死有仁
不能制稱疾乞代乃以金吾衛大將軍子學
儒代之有仁後拜樞密院副使兵部尚書驟
登樞府大張禍福進退人物皆出其口進參
知政事舊例宰相奉使如金其傔從有定額
要市利者賂使銀數斤然後得行內侍郎中
崔貞爲生日回謝使有仁囑一奴令帶去時
貞以貨得者已滿數不能補奴恃主勢遂行
金人檢還之貞還坐免大學博士盧寶璵爲

蔚州防禦副使有仁以為外官文武交差有
成法今見任蔚州判官亦文吏不宜又除寶
璵不署告身時溟州副使管城縣令皆文吏
吏部又以文吏為判官尉省已署過寶璵援
例告有仁有仁愬然前已誤署勢不得自省
守奏乃議重房駁奏寶璵及溟州判官管城
尉官不得赴任入闕會王遣内侍大府少卿
鄭國儉例賜花酒于省宰時少晩有仁愬不
受王遣承宣敦諭乃受國儉被劾削内侍籍

後附有仁復籍初仲夫爲冢宰在中書省有
仁以親嫌未登相位在樞密累年潛托內人
拜守司空尚書僕射及仲夫致仕乃拜門下
侍郎平章事時閔令謨先爲中書侍郎平章
事王以有仁武人使氣又爲仲夫壻心憚之
班令謨上有仁因讓又以令謨爲門下侍郎
平章事班有仁上有仁請壽德宮居之富貴
華侈擬於王室子群秀年少頑黠多行不義
席父勢驟拜高官嘗爲全羅道按察使升黜

徇好惡不問政績然以權門之子無敢議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樞密使文克
謙副使韓文俊俱名儒王倚重有仁疾之文
俊嘗爲一卒抵書有仁求官又親請之有仁
怒曰公樞機大臣敢以私事伺候執政之門
有虧公輔之望劾之會克謙有服不從法駕
有仁以爲失近臣之體并劾奏之王重違其
奏且以二人非罪依違數日有仁論執愈堅
王命右承宣文章弼至其家密諭曰文俊則

固可罪矣若有服不匿從國與也以此罪克謙崇禮何有仁猶不奉詔杜門數日克謙等密奏曰聖慈至渥然不允則臣等必有不測之患願從所奏以快其心王不得已下制並左遷宰相以下屏氣累足側目而視慶大升因衆怒遂誅之有仁家臣中書省令史石球欲爲報仇造妖言惑衆謀作亂事覺流于海島

李義方

李義方全州人毅宗末以散員爲牽龍行首與鄭仲夫李高等作亂王懼即拜義方鷹揚龍虎軍中郎將兄俊儀爲承宣明宗立授大將軍殿中監兼執奏仍爲壁上功臣圖形閣上元年大將軍韓順將軍韓恭申大譽史直哉車仲規等相與言李義方李高等擅殺朝臣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等聞而殺之惟仲規素與義方親免死流外高有非望之志陰結惡少及法雲寺僧修惠開國寺僧玄素等

日夜宴飲因謂曰大事若成汝等皆登峻班遂作僞制及太子加元服王將宴于麗正宮高爲宣花使當興宴陰令玄素招致惡少聚法雲寺修惠房斬馬纓之使各袖刃隱于墻屏閒將作亂有校尉金大用子爲高驅使聞其謀以告大用大用與內侍將軍蔡元善遂告之義方素惡高逼己至是與元候高等至宮門外即以鐵椎擊殺之令巡撿軍分捕高母及黨與皆誅之其父嘗惡高不肖不以爲

子故獨配流元陰謀欲盡殺朝臣事泄義方又忌元遂殺于朝并捕門客群少皆殺之三年封王女爲宮主近臣上壽夜分未罷義方携妓入重房與諸將縱飲喧噪擊鼓聲聞于内略無畏忌尋轉衛尉卿興威衛攝大將軍知兵部事明年歸法寺僧百餘人犯城北門殺宣諭僧録彦宣義方率兵千餘擊殺數十僧餘皆散去兵亦死傷者亦多翌日重光弘護歸法弘化諸寺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門

閉乃燒城外人家欲延燒崇仁門入殺義方兄弟義方知之徵集府兵逐之斬僧百餘府兵亦多死者令府兵分守城門禁僧出入義方又遣府兵毁重光弘護歸法龍興妙智福興等寺俊儀止之義方怒曰若從爾言事不成矣遂焚之取貨財器皿以歸僧徒要擊於路還奪之府兵死者甚衆俊儀駡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脅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

慾拔劒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莫大焉何面目見人乎若吾言不可聽請先殺我義方與克謙善且其弟隣爲克謙女壻故從其言俊儀走出西門義方自引劒劃其胷而卧仲夫曰兄弟鬪宮中何理耶欲執俊儀殺之仲夫妻聞之使人謂曰義方兄弟之爭於鄕何與由是俊儀得免然交舊莫敢往見門客亦散俊儀往謝義方義方亦潛往謝之義方拜左承宣納其女爲太子妃時西京

留守趙位寵起兵謀討義方仲夫元帥尹鱗
瞻禦之敗還位寵兵向京都來屯京西權有
路上義方怒甚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美大將
軍金德臣將軍金錫才等無貴賤悉誅之梟
首于市領兵而出先遣崔淑等數十騎突陣
擊殺數人諸軍乘之西兵驚亂大敗而走義
方乘勝逐北至大同江位寵收散兵復守城
義方屯兵城外留月餘苦寒不能戰復爲西
兵所敗乃還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獨

亂朝政衆心憤怨鱗贍將復討位寵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仲夫子筠密誘僧宗旵等托有求訴隨義方後伺隙斬之分捕後儀兄弟及其黨高得元柳允元等皆殺之僧徒以爲賊臣之女不可配東宮奏黜之六年義方門客將軍李永齡別將高得時隊正敦章等欲爲義方報仇謀殺仲夫事泄重房捕永齡等竄遠島一時武臣皆義方麾下相謂曰軍國權柄屬之重房者實由

義方之力遂配宗旵等十餘僧于海島

李義旼

李義旼慶州人父善以販鹽鬻篩爲業母延日縣玉靈寺婢也義旼少時善夢見義旼衣青衣登黃龍寺九層塔以爲此兒必大貴及壯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與兄二人横於鄉曲爲人患按廉使金子陽收掠拷問二兄瘐死獄中獨義旼不死子陽壯其爲人選補京軍乃携妻負戴至京會日暮城門已閉投宿城

南延壽寺夢有長梯自城門至闕歷梯而登
覺而異之義畋善手搏毅宗愛之以隊正遷
別將鄭仲夫之亂義畋所殺居多拜中郎將
俄遷將軍明宗三年金甫當起兵以張純錫
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純錫寅俊等至巨濟
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李義方聞之使義畋
及散員朴存威領兵趣南路義畋等至雞林
有人遮說曰前王來此非州人意乃由純錫
寅俊等爾其徒不過數百皆烏合之衆去其

魁則餘悉潰走請少留吾歸圖之第願勿加
罪州人義旼曰我在勿憂其人遂入州諜諸
衆曰純錫輩非今王所遣殺之何害夜以兵
圍而攻之斬數百人列其首於路之左右以
待義旼館義旼于客舍使人守之乃引義旼
等入城弑毅宗于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數盃
義旼拉脊骨應手有聲便大笑存威裹以褥
合兩釜投之淵中忽旋風大起塵沙飛揚人
皆呼譟而散寺僧有善泅者取釜棄屍屍出

青州崇寧寺散寺僧有善酒者取釜蘖泥系出
合兩釜設之制可以旋風大起塵沙飛揚人
饒頗盤徐骨驚手有囊傾大笑持病宴以醉
芋人城生霧宗王坤元寺北關上觴酒數盃
和蓁取山激宗十餘人合使人守之乃引壽汶
閩而攻之斬數百人列其首於路之左右以
號曰論鑄真非今王所遣務之何害夜以兵
羅州人奏汝曰我王必處其人發人州諸請
邀則貪欲貲貨者必留其歸圖之人奮頓勿加

上午從寶館許兵復援保香山義效領人將軍
開義效兵至頭等道不敢商以功拜上將軍
延封冒入其屯斬一賊將賊兵退是後賊
[illegible]八敵之義效領次
[illegible]領西設渠等大敵方殺運州有
軍知兵馬事義效指兵攻城有流矢中目進
明年趙[illegible]討兵義方以義效為征東大將
等營真措將水賞義效自以為功辭大將軍
水援有目小[illegible]為不敢傷前圖以長語行

水涘有目魚鼈爲鳥不敢傷前副戶長弼仁等密具棺瘞水濱義旼自以爲功拜大將軍明年趙位寵起兵義方以義旼爲征東大將軍知兵馬事義旼將兵赴戰有流矢中目進軍鐵嶺四面鼓譟急擊大破之方交連州有興化道逆賊數千來屯北川邀之義旼領兵出拒冒刃入其屯斬一騎將賊兵退是後賊聞義旼兵至輒奔遁不敢敵以功拜上將軍七年位寵餘兵復聚保香山義旼領入將軍

往擊之斬三百餘人告捷九年慶大升誅仲夫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弒君者尚在焉用賀爲義旼聞之大懼聚勇士于家以備之又聞天升都房人謀害所忌者[illegible][illegible]於里巷樹大門以警夜號爲閭門京城坊里皆設而樹之十一年拜刑部尚書上將軍仍大升之誅許升也義旼以兵馬使出鎮北塞有人謬傳國家誅大升義旼聞之大喜曰吾欲殺大升未果是誰之謀歟先我著鞭矣大升聞而銜之

義敀還懼不自安稱疾歸其鄉王屢召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爲亂擢上部尚書遣中使敦諭乃至引見便殿王内實畏忌外加恩慰中外嘆王柔懦尋加守司空左僕射二十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宰相多武人知樞密院事金永存副使孫碩同在院相詬駡如兩虎哮吼同列畏縮稍稍引去唯副使王度從容誘解一日義敀與杜景升同坐中書誇曰某人自矜勇力吾擊仆之如

此遂用拳撞柱樓桷為之動景升曰某時之
事吾以空拳奮擊衆皆奔潰遂撞之拳陷於
壁後義敗與景升坐省議事相失奮拳擊柱
曰爾有何功位在吾上時人語曰掖垣李杜
密院孫金或作詩嘲之曰吾畏李與杜屹然
眞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二十三年
南賊蜂起其劇者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
田嘯聚亡命剽掠州縣王聞而患之遣大將
軍全存傑率將軍李至純李公靖金陟侯金

慶夫盧植等討之至純義旼子也義旼嘗夢紅霓起兩腋閒頗負之又聞古讖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十八子乃李字因懷非望稍擯貪鄙收用名士以釣虛譽自以籍出慶州潛有興復新羅之志與賊沙彌孝心等通賊亦贈遺鉅萬至純亦貪婪無厭聞賊多財物欲鉤致之陰與交通資以衣糧鞋韈賊亦遺以金寶由是軍中動靜輒泄以至屢敗存傑嘗以智勇名至是忿恚曰若以法治

至純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罪將誰歸至
基陽縣仰藥而死二十四年王冊義旼爲功
臣兩府文武群臣皆就第賀義旼擅銓注政
以貨成支黨連結廷臣莫敢誰何多占民居
大起第宅奪人土田肆其貪虐中外震慴嘗
自駱駝橋至猪橋築堤高數尺挾提種柳人
稱爲新道宰相義旼妻崔氏兇悍因妬格殺
家婢且與奴私義旼殺奴逐妻多引良家女
子有姿色者爲婚旋復弃之諸子倚父肆橫

于有從己者為婚嫁復許人請于官父律議
家婢且與奴私姦取姦奴逐妻妾引良家女
辭為新道幸相姦取妻崔氏況卑因姑格殺
自路騰播至豬欄築城高數丈挾提種物入
大起第宅奪人土田肆其決查中外靈留書
以狀放史蕭連結廷臣冀取誰何後古民居
臣兩府文武群臣皆諒為資教取擅金沙取
甚陽縣佈藥而死二十四年王珊姦取為功
至統其父以書狀告貝賊益藏罪狀讓歸逹

至深至光尤甚世謂之饑刀千至深書為判
州分道將軍舊例將軍必承兵馬指揮然後
巡行道內至深專擅出入路無畏忌監倉使
閤門祗候崔華尹奉使到湖州至深不迎命
以裹服同食公館思手捽華尹欲毆殺之力
困少休華尹得逃至深服華尹衣物火之殺
庫下縣臣一人凡忤意者輒殺之聞人有美
妻問其夫出必躬亂之路遇美婦人輒使從
者擁去汚而後已書與李簡林公徽諭放於

至榮至光尤甚世謂之雙刀子至榮嘗爲朔州分道將軍舊例將軍必承兵馬指揮然後巡行道內至榮專擅出入略無畏忌監倉使閤門祗候崔華尹奉使到朔州至榮不迎命以褻服同食公舘忽手捽華尹欲毆殺之力困少休華尹得逃至榮取華尹衣物火之殺麾下螺匠二人凡忤意者輒殺之聞人有美室鬪其夫出必胥亂之路遇美婦人輒使從者擁去汚而後已嘗與寧龍朴公襲爭妓花

園玉有憾援劍逐公襲于宮門義畋請罪至
榮玉不許請流花園玉王遣內侍李德守囚
妓至榮突入獄逐德守出其妓又逼溺王嬖
姬王不得罪之朝野痛憤義畋女爲承宣李
賢弼妻淫縱與母同賢弼醜之不與同居賢
弼之子晉玉拜別將亦甚狂狡至純諫其父
曰公以孤寒位將相宜有教方以守富貴今
子孫橫暴怨媾於人禍必不旋踵矣二十六
年至榮爲將軍奪崔忠粹家鵓鴿忠粹怒遂

園王有疾坡叡遂公贖于當門載叔文請罪至
漢王不許請流於園主王遣司倚奉議守因
坡至漢突入獄遂德宗出其坡文通諸王韋
姬王不得罷之朝野痛憤叔文女為家宣李
賢弱妻產繼與母同實弱麗之不與同居貴
問之子曾王畢別將亦莊在彼其納諫其文
曰公以獨漢位將相直有教方以守富貴今
子孫積聚後稽於人皆以大族遺矣二十六
年王梁為將軍輔吏必殺家命諸史殺處遼

亦貞大守許大夫[illegible]把酒林謗之一介旨
忠獻遣指運轉水往浦建來還安人府至樂
又畏歸由蹤自金十年九典之男末期其樂
作情謀致往安西浩讚辦令吏民助其貫吏
僞夫至榮以購潤江詩達院為顧剝欲誇江
于路至統見忠獻年安助自端木勝與至光
至統為大將軍至光為指揮閣發家僮職
在彌陀山詣璧忠獻從主妻之奧官于市時
皆兄忠獻欲詠兼政父子忠獻與欲之兼政適

謂吾蘇所依故吳表樂賊有同秦言去壁上
奴推問之鬼曰吾守費按寒父笑今天齊辭
家遊謂之曰汝祈禱忍一日堂中有哭讚義
慶州有木魁土人號為亘亘乙蠻妓娘堂於
寺也不可信斬之蠻妓不會史字事言巫覡
居沙州里占宣光諸二恩僧之言瀛曰此謂
分遣使諸沙州其奴隸及叢迷者流貫頭之
錄又請遵解假解先行于覽沙東叢支三族
亡其家西因奏曰主業習吾風無專務遂職

釋之太守李孝中聞之曰古義正欲作亂曰
設詩曰夫亦必作亂也即林間古義欲難地
欲補賊逃地入已勝賊入賀其中詐曰不然
全守襲守龍吉語曰何為詩曰夫釋守古義曰
州吏告狀官直補之古義手曰夫人語曰議
釋象作亂風姚州來象五十餘延夷古義家
郭古義晉州吏也神淵三年晉州公私議
鄭古義
國語說設之

圖形詔墁之

鄭方義

鄭方義晉州吏也神宗三年晉州公私奴隷群聚作亂屠燒州吏家五十餘延爇方義家州吏告牧官追捕之方義手弓矢入謁司錄全守龍守龍詰曰何爲持弓矢拜乎方義曰欲捕賊魁他人已擒敢入賀耳守龍曰不然汝持弓矢亦必作亂也即栲問方義欵無他釋之太守李淳中聞之曰方義正欲作亂司

鑰欲之非也遂枷鎖方義下獄翌日欲更鞫
方義弟昌大突入庭脫去枷鎖扶出因嘯聚
群不逞隨突州里殺素所仇怨者牽連被殺
至六千四百人於是淳中等懼閉閤不出方
義脅令視事多斂邑內銀瓶欲賂朝中權貴
以自免按察副使孫公禮行部至晉按問之
吏民畏方義皆曰無罪淳中竟坐流草島王
遣少府監趙通中郎將崔績安撫晉州方義
鍊兵擅生殺虐焰甚熾通等至但拱手而已

時陝州賊光明計勃亦衆攢爲一方巨害晉之與方義有隙者二十餘人往投陝州賊黨之居奴兀部曲者請兵欲擊方義賊從之方義出擊走之乘勝至奴兀部曲盡殺其黨明年晉人討方義殺之昌大率二百餘人登城州人攻之昌大遁去其黨亦散晉州平

曹元正 石隣

曹元正玉工之子母及祖母皆官妓也初限職七品鄭仲夫之亂助李義方遂歷郎將將

軍明宗時爲工部尚書轉樞密院副使東宮
牽龍指諭缺元正請以其子補之王令中官
諭曰巳用尚書史正儒子矣元正勃然奮罵
中使曰何正儒子可而元正子獨不可耶聞
者莫不痛憤元正性貪暴嘗請芻於將作注
簿李長同長同不許罵曰多奪人田富有錢
穀猶以爲不足又求官物耶何貪之甚也元
正聞之怒諷重房以他事論奏流南方嘗爲
東北面兵馬使奪人貲貨不可勝計至歛馬

衣送其家見長髮者必剪其髮以爲髢多至
二䭾十七年七月元正又奪中書省公廨田
祖平章事文克謙崔世輔文章弼杜景升左
常侍李知命直門下金純給事中文迪等請
治其罪章凡五上乃左遷工部尚書致仕其
子英植英迪應倫女壻李桂等貪暴尤甚而
在近密重房亦奏黜之是月晦日夜二鼓有
賊七十餘人踰墻入壽昌宮殺樞密使梁翼
京內侍郎中李揆李粲等殺傷甚衆宿衛皆

走匿賊出內侍院燭照之所至輒殺至御所揚言曰高令文俊白等已除惡徒當復衛社王曰誰爲汝主帥賊詭言宰相杜景升給事中文迪等也左承宣權節平知賊徒無繼潛出到街衢召兵至宮門外讙譟動地賊懼走出西門中郎將高安祐聞變馳至市樓橋邊見一僴詐爲病乞兒臥糞壤中即捕之有紅燭跋在腰間收繫鞫問乃元正怨文克謙欲去之與石隣石冲石夫朱迪等謀遣其家臣

高令文林椿幹俊白等作亂也王命刑部尚
書白任至大將軍朴純內侍將軍李文中等
按問數日令文俊白等俱服遂發兵捕得元
正隣等衆心稍安臺省刑部會市街先斬令
文椿幹等又斬元正等十餘人於保定門外
并其黨三十餘人籍其家者凡百七十餘戶
隣本微賤世居倉傍拾米以生補禁軍庚寅
亂從李義方除郎將明宗時從杜景升討趙
位寵有功累陞上將軍歷東西北面兵馬使

嘗受所管驛吏銀二十斤屬其事於西海道按察使康用儒不從隣憾之誣訴用儒請免其職王不聽隣忿怒瞋目張拳厲聲曰吾不復仕矣遂解帶投地而出王遣内豎留之再三不從又命兵部尚書梁翼京留之翼京挽袖譬解之乃入内殿王温言慰諭與之飲詔罷用儒以解其怒隣退還収其詔隣數日不赴王屢遣人使就職隣猶偃蹇不朝國人皆傷王之弱而憤隣橫也

列傳卷四十一









